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

[美] 马克·吐温 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TOM SAWYER

[美] 马克·吐温 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/ (美) 马克·吐温 (Twain, M.)
著; 潘明元等译. —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. 第2辑)
ISBN 7-80179-460-5

I. 汤... II. ①马... ②潘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
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806 号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译 者: 潘明元

责任编辑: 子 龙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90

字 数: 7275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ISBN 7-80179-460-5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“汤姆！”

没人答应。

“汤姆！”

没人答应。

“这孩子跑什么鬼地方去了？嗨，汤姆！”

还是没人答应。

这位老妇人把眼镜往下拉了拉，两眼从镜框上扫视屋子，接着又把眼镜推上额头，从眼镜下面望出去。她从不透过镜片看孩子，孩子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东西。这副眼镜是她的装饰，是她的骄傲，戴了它才有气派，至于用途倒在其次。她就是两眼罩上两个炉栅，作用跟眼镜也不相上下。她一时有点不知所措，然后又开口了，这次倒并不声嘶力竭，不过声音大得足能让所有家具都听到：

“我发誓，抓住你非得……”

她的后半句话没说出来，因为她弯下腰，憋足了劲，用笤帚盲目横扫床下，一时喘不上气来，结果把猫儿打跑了。

“这孩子从来让人捉摸不透！”

她走向敞开的门，站在门口，望着园子里的西红柿蔓和杂草。汤姆不在那儿。她抬高嗓门，朝远处嚷道：

“嗨！汤姆！”

身后有个轻微的声响，她转过身，刚好看见一个小男孩溜进屋里的背影。

“嘿！我该想到你躲在柜子里。你在那里干吗？”

“没干吗。”

“没干吗？看看你那双手，瞧瞧你的嘴巴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姨妈。”

“可我知道。是果酱……没错。我告诉过你四十遍了，要是你敢碰果酱，我就剥你的皮。把鞭子拿来。”

鞭子已经举起，形势危急万分……

“天哪！姨妈，看那是谁来了！”

老妇人连忙提着裙摆转身，危险消逝了。男孩拔脚逃走，爬上高高的木篱笆墙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他的波利姨妈惊诧了片刻，接着爆发出一阵温和的笑声。

“该死的孩子。他的鬼把戏玩了一套又一套，我怎么总是上当？唉，老傻瓜都是大傻瓜，老狗学不会新本事，这谚语没错。可是，这孩子两天来玩的花招就没个重样，谁知道他下一步又要耍什么把戏？看来他懂得我的忍耐性有多大，刚好不让我发作。他还会逗得我忍俊不禁，这就把他的罪过一笔勾销了，我怎么也不会下手打他。说句大实话，老天在上，我没有对这孩子尽到责任。那本好书上说，棍棒之下出英才。我是既有罪又遭罪，这我心里明白。他满脑袋鬼点子，可我拿他有什么办法！我亲妹妹死后，留下这孩子，可怜的娃娃，我哪能铁起心肠打他呢？我每次放过他，就觉得良心受谴责；可我每次打他，又觉得这颗老心脏要碎了。唉，就像经文上说的，男人是女人人生的，没几天日子好过，却总是找麻烦。我打赌，这话没错。今儿下午他要逃学，我有义务教他改错。明天惩罚他。星期六，别的孩子都在享受休假，逼他干活真够他受的。可他最讨厌的就是干活。我得对他尽点义务，要不这孩子就毁了。”

汤姆当然逃学了。他玩得非常开心，几乎没按时回来帮黑人孩子吉姆干活。晚饭前，吉姆正在劈第二天要用的柴。他总算及时回来把自己当天的冒险经历讲给吉姆听，结果，吉姆只干了四分之三的活计。汤姆的同母异父弟弟锡德是个性情平静的孩子，他已经干完自己捡木片的活儿了。他既不冒险，也不讨人厌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汤姆一有机会就偷吃糖，波利姨妈问了他许多又深奥又巧妙的问题，想让他露出马脚。她就像许多心地单纯的人一样，自以为具有圆滑的社交天才，并以此感到自豪。她喜爱设计出可怜的诡计，其实一下子就让人猜透了。她开口道：

“汤姆，学校挺热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热极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没想过出去游泳吗，汤姆？”

汤姆浑身一惊，心里狐疑。他朝波利姨妈脸上扫了一眼，可是姨妈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他就说：

“没想过。嗯，不太想。”

老妇人伸手摸了摸汤姆的衬衫，说：

“那是因为你现在不觉得太热。”她心里沾沾自喜，因为既发现衬衫是干的，又没有让人看出自己的心思。不过，汤姆看出了她的心思，先走了一着棋：

“我们泵起水冲了冲脑袋，现在还没干呢。对吧？”

波利姨妈有点懊恼，自己怎么忽略了这一迹象，遗漏了他的一个

把戏。接着她有了个新主意：

“汤姆，你给脑袋冲凉的时候，没有扯开我在你衬衫领口缝的线吧？把衣服解开！”

汤姆脸上疑云顿开。他解开外套，只见衬衫领子还牢牢地缝在一起。

“真叫人操心！去吧。我还以为你又逃了学去游泳呢。不过我原谅你，汤姆。你就像谚语说的，已经恶名在外了。这次还不坏。”

她为自己过于聪明稍感后悔，又为汤姆这一次变得顺从心中窃喜。

可是锡德开口说：

“哟，我记得你缝他领口用的是白线，可现在变成黑线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汤姆？我用的的确是白线！”

汤姆没等下文，溜出了屋子。到了门口，他说：

“锡德，我非揍你不可。”

脱离危险之后，汤姆察看了外套翻领下别的两枚针，上面还穿着线，一根针上是白线，另一根上是黑线。他说：

“要不是锡德，她准看不出。真倒霉！她有时用白线，有时用黑线。要是她只用一种就好了，省得我搞错。不过，我发誓非得揍锡德一顿，给他个教训！”

他不是村子里的模范孩子。不过，他了解那个模范孩子，见了就觉得恶心。

没出两分钟，他已经把心头的不快忘了个一干二净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烦恼比起成年人的麻烦来显得无足轻重，而是因为眼前出现一桩新奇事，一时间让他把烦恼全都忘了个干净。成人也是一个样，一桩新鲜的乐趣能让他们把不幸抛在脑后。吸引了汤姆的是一个珍贵的宝贝——一只哨子，是他刚刚从一个黑人那里弄来的。他渴望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吹个痛快。弯弯的哨子形状像只鸟儿，发出的声音也像鸟儿的叫声一样婉转嘹亮。吹的时候，要用舌头顶住吹口来回快速抽动。如果读者曾经是个男孩，准记得该怎么吹。汤姆既勤奋又专注，很快便掌握了窍门，得意洋洋高奏凯歌，沿着马路走去。他的感觉就像个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一样得意。要说感情的强烈程度及喜悦的单纯，天文学家绝对比不上这孩子。

夏季的午后相当漫长，到这时天还没黑。汤姆很快便不再吹哨子。他面前出现一个陌生人，是个比他稍大的男孩。在圣彼得斯堡这个可怜的小镇子里，突然出现个陌生人，不论是男是女，也不论年纪有多大，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。尽管这天不是星期日，这个男孩却穿着上好的衣服。仅仅这一点就让人惊诧不已。他头戴讲究的

软帽，身穿蓝色的新衣服，纽扣全都扣得整整齐齐，裤子也一样整洁。再说啦，今天才星期五，可他还穿着鞋，他甚至还扎着领带，鲜艳耀眼。他浑身洋溢着城里人的气质，把汤姆比得黯然失色。汤姆盯着眼前这个耀眼的人物。他抬头看的时间越久，与那身新衣服相比，自己身上的衣裳就越显得破烂褴褛。两个男孩都没开口。要是是一个孩子移动一下，另一个也动，只是面对面横着走，四只眼睛相互瞪着绕圈子。最后汤姆说：

“我能打过你！”

“我看你敢动手！”

“我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我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我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敢！”

“不敢！”

一阵不安的停顿过后，汤姆说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管不着。”

“我就要管。”

“那你就管啊！”

“你要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管。”

“我就要说，就要说，就要说。我说啦。”

“嗨，你觉得挺了不起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想揍你，就是把一只手绑在身后，也能打你个落花流水。”

“干吗不动手？你说了能打过我。”

“你要敢小瞧我，我非动手不可。”

“是吗？我看这儿人都是穷鬼。”

“自以为是！你自以为了不起？瞧你那顶恶心的帽子！”

“不喜欢就动一动这帽子呀。有胆量就试试看。谁敢动一动我的帽子，就让他趴在地上吃屎。”

“你是个骗子！”

“你才是骗子。”

“你说敢跟我打架，又不敢动手。”

“噢，滚开吧！”

“嘿，要是你再敢跟我说废话，我拿块石头敲下你的脑袋。”

“你当然敢啦。”

“我真的会干。”

“那干吗不动手？光说不练算什么本事？干吗不动手？害怕了吧！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你怕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你怕。”

再次停顿。两个孩子又相互瞪眼，绕着圈子。不久，两人开始抗膀子。汤姆说：

“从这儿滚开！”

“你自己滚开！”

“我不。”

“我也不。”

两个孩子就这么站着，每人都前腿弓，后腿蹬，使劲用力撞对方，眼睛里闪烁出怒火，谁也没能占上风。不停的冲撞持续到两人面红耳赤、浑身发热，然后怀着警惕松懈下来。汤姆说：

“你是个胆小鬼，是个小狗。我要告诉我哥哥。他伸出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趴下。我要叫他来打你。”

“谁会在乎你哥哥？我有个哥哥比他大，能把他从那片篱笆上扔过去。”可惜两个哥哥都是想像出来的。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你只敢说不敢干。”

汤姆用大脚趾在土地上画了道线，说：

“你要敢跨过这条线，我就把你打倒在地，让你站不起来。谁跨过这线，谁就是偷羊贼。”

新来的孩子立刻跨过线说：

“你可是说了要动手，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胆。”

“别挤我，你小心点。”

“你说过要动手，干吗不打呀？”

“我打赌！只要给我两分钱，我就打。”

新来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两枚大铜板，举起来嘲弄他。汤姆伸手把硬币打落在地。顷刻之间，两个孩子就打成一团，在地上翻滚，像两只猫一样撕咬，相互撕扯对方的头发和衣裳，打对方的鼻子，抓敌手的脸。不出一分钟，两个娃娃已经浑身是土，脸上挂彩。很快，战局明朗化了，汤姆在鏖战的尘土中露了面。只见他骑在新来的孩子身上，使劲挥动着拳头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你叫哇，你嚷啊！”

下面那孩子使劲挣扎，想要挣脱身子。他在哭喊，当然，主要是出于愤怒。

“你叫哇，你嚷哪！”拳头在继续砸。

最后，陌生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喊了声：“饶命！”汤姆放他站起身，说：“先给你个教训。下次最好先瞧瞧对手是谁。”

新来的孩子走了，一路边拍打身上的土，边吸着鼻子抽泣，还不时回头恶狠狠地威胁汤姆，说等下次抓住他再说。汤姆听了拼命嘲笑他，然后趾高气扬地走开。他刚一转身，新来的孩子拾起一块石头，朝他扔过来，正打在他背上，然后那孩子像羚羊一般夹起尾巴跑走了。汤姆跟在施暗箭者身后猛追，直到他躲进自己家。汤姆知道新来的孩子在哪儿住了，就在大门外面摆开架势，大声向敌人挑战叫阵。可是敌人只是在窗户上露了下脸，就藏起来了。最后，敌人的妈妈出来，骂汤姆是个粗鄙野蛮的坏小子，要赶他走。于是他就走了，不过他说，他瞧不起那个下贱的男孩。

那天晚上，他挺晚才回家。虽然他小心翼翼地从窗户里爬进家，结果还是中了姨妈的埋伏。她见他衣服弄得一塌糊涂，便拿定主意，要罚这个小囚徒星期六干一天苦工。

第二章

星期六早晨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到处洋溢着夏日的盎然生机。每一颗心都在歌唱，年轻人不禁把心中的歌唱出来。每一张面孔都露出欢乐，每一个脚步都十分轻盈。洋槐正在开花，空气中充满了槐花香。村子后面的卡迪夫山被各种植物所覆盖，一片葱绿，那么庄重迷人，距离不远不近，真是个诱人的玩耍胜地。

汤姆提着一桶白粉浆和一柄长刷出现在人行道上。他扫视了一眼篱笆墙，兴致顿时全没了，心里泛起深深的悲哀。篱笆墙长三十英尺，高九英尺。对他来说，生活变得空洞乏味，生命变成个负担。他叹了口气，操起刷子蘸上粉浆，探到最上面的木板，刷了一道。重复一遍。再重复一遍。他比较一下，发现刷过的几个道道无足轻重，等待他刷的整个篱笆墙像大陆一样望不到尽头。他在一个树池边上坐下，感到灰心丧气。吉姆手提铁桶蹦蹦跳跳从大门跑出来，嘴里唱着歌。以前，汤姆最讨厌从镇上的水泵提水，此时反倒觉得不那么讨厌了。他记得，在水泵附近能找到小伙伴。等待接水的有白人孩子，有混血儿孩子，有黑人孩子，有男孩也有女孩，大家在那里闲散，交换玩

具，吵嘴，打架，胡闹。他记起，虽然水泵就在一百五十码开外，吉姆提一桶水的时间从来不少于一个小时。就这还有许多孩子落在他后面。汤姆说：

“我说，吉姆，我替你提水，你替我刷刷墙，好吗？”

吉姆摇摇头说：

“不成，汤姆少爷。女主人告诉我说，得赶紧把水打回去，不能耽搁。她说啦，她知道汤姆少爷会要我刷墙，特别告诉我操心自己的事。她要亲自关照粉刷。”

“得了吧，别管她怎么说，吉姆。她从来就这么说的。把桶给我，我片刻就回来，她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这可不成，汤姆少爷。女主人非打得我脑袋搬家不可。真的。”

“她！她从来没打过人，谁都没打过——只用顶针敲过人的脑袋，谁会在乎呢？她骂人挺凶，可骂人又不疼，反正只要她不哭就行。吉姆，我给你个好东西，我给你颗白弹子！”

吉姆有点踌躇。

“吉姆，白弹子哪！这可是最好的石球。”

“天哪！我跟你讲，那可真是个好东西！不过，汤姆少爷，我怕女主人怕得厉害……”

“另外，我还可以让你看看我受伤的脚趾头。”

吉姆毕竟是个凡人。汤姆提出的诱惑实在太强烈了。他放下水桶，接过白石头弹子，还弯下腰全神贯注地查看汤姆解开绷带的脚趾头。突然，波利姨妈出现了，手里握着一只鞋，眼睛里闪出得意的光芒。吉姆抓起水桶，拔脚就跑，留下一串哐当哐当的声音。汤姆连忙打起精神刷墙。可是，汤姆的精力没维持多久。他想起这一天的计划，本来有那么多乐趣的，心里便感到加倍的悲哀。不久，自由自在的男孩子们就会出现在街上，去搞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。他们看到他还得干活，准会笑死他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心里就像火烧一样难受。他把自己积攒的宝贝拿出来仔细检查：小玩具、玻璃球、小破烂。这些足够跟孩子们做交换，让他们替他干干活。不过，恐怕还不够换取半个小时纯粹的自由。于是，他把那些小玩意儿装回口袋里，放弃收买孩子们的念头。在这个毫无希望的黑暗时刻，他脑袋里突然亮起一个念头！它丝毫不亚于一个伟大而高尚的灵感。

他抓起刷子，平静地干起了活儿。不久，本·罗杰斯出现了。在所有男孩中，汤姆最怕受这个孩子的嘲笑。本走起路来蹦蹦跳跳，显然心情愉快、情绪高涨。他正在吃一个苹果，嘴里发出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的悦耳叫声，接着是低沉的“丁冬冬，丁冬冬”。看来，他在模拟一艘蒸汽轮船。到了汤姆跟前，他降低速度，移到街中间，侧身向

外，沉重而庄严地调头——他扮演的是大密苏里号，心里认为自己的吃水有九英尺深。他既是船，又是船长，还是机舱的钟。所以他要想像自己站在最上层甲板上发号施令，同时，又要自己去执行这些命令。

“先生，停船！叮铃铃！”轮船差不多停顿下来，开始朝路边缓缓靠过来。

“倒车！叮铃铃！”他的两条小胳膊直挺挺垂在两侧。

“右舷倒车！叮铃铃！哧！哧—哧—哧！哧！”他的右胳膊开始庄严地缓缓画着圈子倒转——那代表直径四十英尺的明轮。

“左舷倒车！叮铃铃！哧！哧—哧—哧！哧！”左胳膊开始倒着画圈子。

“右舷停车！叮铃铃！左舷停车！右舷前进！停车！外明轮缓缓转动！叮铃铃！哧—哧—哧！摘下前舷船索！已经摘下！抛出——你在那儿做什么？把绳索绕在系船桩上！绕紧——好了！发动机停车！叮铃铃！”

“嘶——嘶——嘶——”他在调整水位开关。

汤姆丝毫不去注意这艘蒸汽轮船，继续粉刷篱笆墙。本盯着他望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嘿——！你给拴住走不脱了吧？”

没有应答。汤姆用艺术家的眼光欣赏一下自己的最后几刷，然后轻轻补了一刷，再次审视其艺术效果。本走到他身旁。汤姆想吃他的苹果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不过，他继续干自己的活计。本说：

“嗨，老伙计，你不得不干活，是吧？”

汤姆猛然转过身，说：

“哎呀，是你啊，本！我刚才没注意。”

“我说，我要去游泳。你不想去吗？当然啦，你宁愿干活儿。对不对？你当然要去干活儿！”

汤姆带着不屑的口吻说：

“你把这叫做干活儿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汤姆又开始粉刷，不经意地回答道：

“也许是，可也许又不是。我只知道，它让汤姆·索亚满意。”

“噢，得了吧，你该不是要说，你喜欢这活儿吧？”

刷子在继续移动着。

“喜欢？嗯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喜欢它。难道一个男孩每天都有机会粉刷篱笆墙？”

这活计于是有了新的意义。本停止嚼苹果。汤姆动作讲究地上下挥动着刷子，时而后退两步审视一下效果，在某些地方补上一两

刷，再次用吹毛求疵的眼光瞧瞧。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每一步，越来越感兴趣，越来越着迷了。很快，他说：

“我说，汤姆，让我刷一点儿吧。”

汤姆考虑一下，好像打算让步。可他改变了主意：

“不行，不行。本，这可不成。波利姨妈对这堵篱笆墙特别挑剔的，它面临大街，这你明白，要是后院的篱笆墙，我不会在乎，她也不会在意。不错，她对这面篱笆墙要求十分苛刻，必须非常仔细粉刷才成。我敢打赌，就是从一千个男孩中也挑不出一个能干好这工作，说不定两千个里也挑不出一个。”

“不错……真是这样？喔，得了吧，让我试试。就刷一点儿……我要是你准会让你干的，汤姆。”

“本，说实话，我本人倒是愿意让你干干，可波利姨妈……刚才，吉姆就想干来着，可她不准他动手。锡德也想干，她也不让锡德动手。这下你知道我的地位了吧？要是你来对付这篱笆墙，万一发生了什么事……”

“啊，别废话了，我会当心的。让我试试吧。要不，我给你个苹果核。”

“嗯……不成，本，不行的。我恐怕……”

“我把苹果都给你！”

汤姆心中非常得意，可是装出满脸的不情愿，把刷子递给他。刚才扮做密苏里号汽轮的孩子，这时在阳光下干活，累得满身大汗；退居二线的艺术家坐在旁边阴凉地的一个大桶上，边晃荡双腿，边嚼苹果，心里计划着捕捉更多牺牲品。街上不时出现几个孩子，刚开始总是对他们干活表示嘲讽，最终却留下来动手粉刷篱笆墙。到了本已经累得支持不住时，汤姆就把下一个机会卖给了比利·费希尔，得到的是个修好的破风筝；等到他玩够了，约翰尼·米勒买进这个机会，他出的价钱是个吊在绳子上晃来晃去的死老鼠。就这样，一个接一个，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。午后不久，汤姆已经从早上一文不名状态翻了身，变成个富翁了。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件财宝之外，他还得到十二颗玻璃球、一支残缺不全的小口琴、一片蓝色的碎酒瓶玻璃用来隔着看奇景、一个绕线轴、一把什么锁都打不开的钥匙、一截粉笔头、一个容器的玻璃塞、一个锡制玩具兵、两只蝌蚪、六个小鞭炮、一只独眼猫、一个铜制门钮、一个狗脖套——却没有狗、一个刀柄、四片橘子皮、一片破碎的窗框。整个粉刷过程中，他在享受着闲散和舒适，周围是许多同伴，篱笆墙足足粉刷了三遍！要不是白粉浆用光的话，他准能让全村的孩子们都倾家荡产。

汤姆自付，这世界原来并不那么坏。他不知不觉中发现了一条

重要的人类行为法则——为了使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喜欢一样东西，只要让这东西难以得到就行了。假如他像本书作者一样，是个伟大而睿智的哲学家，就能理解到，工作是身体不愿意做的事情，而娱乐是身体倾向于搞的活动。这一点能帮助他了解，为什么制作假花和推磨是工作，而打保龄球或者攀登勃朗峰仅仅是娱乐。英国那些富有的绅士们，愿意在夏日的炎热中赶着四马拉的轿车每天奔驰二三十英里，那是因为这种活动需要付出相当钱财。但是，如果有人为此支付他们工资，这种活动就变成了工作，他们自然要拒绝。

汤姆对自己财富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得意片刻后，返回屋子，汇报工作。

第三章

汤姆走到波利姨妈面前。这时，波利姨妈正坐在房子后面一间舒适的屋子里，这屋子既是卧室，又兼做餐厅和书房。夏日温和的气息、安逸的静谧、花朵的芬芳、蜜蜂的低语——这一切都让人昏昏欲睡，她手中编织着，不由打起了盹，因为她除了一只猫没有别的伴侣，这猫儿也在她的腿上睡着了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她的眼镜架在了头发花白的脑袋上。她以为，汤姆早已逃之夭夭。见他勇敢地出现在自己的控制之下，一时惊诧不已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去玩了吗，姨妈？”

“什么？已经干完了？你刷了多少？”

“全都刷完了，姨妈。”

“汤姆，别对我撒谎，我不能容忍谎话。”

“我没撒谎，姨妈。真的都刷完了。”

波利姨妈对这种话不十分相信。她亲自走到街上去察看，心想，汤姆的话只要有百分之二十是真的就算不错了。她见整个篱笆墙都粉刷过，而且精心粉刷过几遍，就连地面上也溅了一道白色，她简直惊得张口结舌。她说：

“哎呀，没想到！竟然变了个人似的。汤姆，只要你专心，还是能成大器的。”接着，她连忙淡化一下刚才的恭维，补充说，“可我不能不说，你就是难得专心。好啦，去玩吧。不过，要早点回来，要不然，我非狠狠揍你不可。”

汤姆的辉煌成就太让姨妈吃惊了，她不禁拉着他的手，走进储藏室，挑了个上好的苹果递给他，然后进一步说教，说这苹果是奖品，奖励有优点的好孩子。她津津有味的说教接近尾声时，他顺手牵羊偷

了只面包圈。

他蹦蹦跳跳跑到屋外，见锡德正顺着外面通往二层的后楼梯往上爬。土坷垃唾手可得，一眨眼工夫，土坷垃像一阵猛烈的冰雹一样朝锡德打过去。没等波利姨妈缓过神来营救，锡德早已换了六七下，汤姆翻身越过篱笆墙，逃得无影无踪了。篱笆墙本来有门，可是，一般来说，走门子出入太费时间。锡德揭发他衬衣上缝的黑线，让他吃过苦头，报复锡德后，汤姆感到心顺了。

汤姆转弯抹角，穿过姨妈家牛圈后面一条泥泞的小巷，不久便逃避了捕捉与惩罚，匆匆奔向村广场。两群男孩曾约好在这里开仗。汤姆是其中一拨孩子的将军，乔伊·哈泼是另一拨孩子的头。乔伊是汤姆的好朋友，两位将领自己并不动手参战，因为那是下属的职责。两军的司令官并肩坐在高处，通过副官传达自己的命令，操纵着战场的局面。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战斗，汤姆的部队赢得伟大胜利。然后，清点阵亡人数，交换战俘，达成了下一次战斗的协议，指定了下次战役的时间。最后，两支部队列队行军而去，汤姆独自回家。

他经过杰夫·撒切尔家时，见他家花园里有一位陌生女孩。只见她一对蓝眼睛漂亮迷人，一头金发编成两条长长的辫子，上身穿白色的衬衫，下身穿绣花灯笼裤。刚刚赢得英雄称号的勇士没挨一枪就做了俘虏。以前那位爱米·劳伦斯立即从他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之前，他以为自己爱上了她，以为自己崇拜她，此时，他认为那不过是个转瞬即逝的喜爱而已。可是，他花费了好几个月才赢得她的芳心，而且从她表示认同到今天才仅仅一个星期。短短七天之前，他还是个世界上最幸福、最自豪的男孩。此刻，她一眨眼便从他心中消失了，仿佛一个敲错了门的陌生人。

他偷眼看着这个新天使，目光充满了爱慕，直到被她发现了才假装根本没有注意到她。然后以男孩子特有的种种荒唐举动“卖弄”自己，为的是赢得她的芳心。他滑稽而愚蠢的表演进行了一段时间，可是，在他竭力搞危险的体操表演过程中，他朝那位小姑娘扫视了一眼，发现她已经扭身朝房子走去了。汤姆走到篱笆跟前，心中不免悲哀，真希望她能多逗留一会儿。她在台阶上停下脚步，然后朝房门走去。汤姆长叹一声，望着她迈进门槛。不过，他的脸上立刻闪烁出熠熠光彩，因为她将一朵三色紫罗兰花抛过篱笆墙，这才消失在门子里。

汤姆绕着篱笆跑过去，在距离花儿一两英尺的地方停下脚步，然后用手遮住阳光朝街上望去，那模样仿佛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远处。接着，他从地上拣了根草，扬起脑袋，把草秆支在鼻子上，脑袋来回移动，设法不让草倒下。就这样，他一点点靠近那朵花。最后，他赤裸的脚丫子踏在花茎上，用灵敏的脚趾头抓住它，然后带着

这个宝贝一蹦一跳消失在街角后面。他把花别在衣服里面靠近心脏的地方——或许是靠近胃口的地方——他对解剖学可是一窍不通，而且也不吹毛求疵。

他又返回篱笆附近，在那儿一直待到夜幕降临，像刚才那样不断地“卖弄”。那女孩再也没有露面，不过，汤姆希望她在某个窗户里面注意到他，于是心里稍感安慰。最后，他迈开步子回家，心里满是不情愿，脑袋里充满了幻想。

整个晚饭过程中，他一直精神高涨。他姨妈十分纳闷：“什么鬼魂附在这孩子身上了？”为了用土块投打锡德，他挨了顿骂，却显得丝毫不介意。他在姨妈的鼻子底下偷糖，手背因此挨了打。他说：

“姨妈，锡德偷糖你怎么不打？”

“锡德可不像你这么动手动脚。一不盯你，手就伸进糖里。”

不久，她走进厨房。锡德一见机会来了，连忙伸手去抓糖，得意的神气让汤姆绝对无法忍受。结果，锡德的手指头一滑，把糖碗碰到地上，打碎了。汤姆顿时心花怒放。但是，他控制住自己，一声都没吭。他对自己说，就是姨妈进来，他都不说一句话，等她问是谁干的这坏事，然后，他就把事实讲出来，让这个乖小子倒霉比什么都让他开心。老女人走进来，站在打碎的破碗前面，眼镜上方喷出闪电一般的凶光，他心中的得意简直控制不住了。他自忖道：“终于发作了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立刻趴到了地板上！有力的巴掌再次举起来，汤姆连忙嚷道：

“住手，干吗打我？是锡德打碎的！”

波利姨妈停下来，一时显得迷惑。汤姆期待她的安慰和同情。可是，她再次开口，却说道：

“哼！你一口也没少偷吃，这我敢打赌。我不在面前的时候，你还干过其他坏事，打你也不亏。”

她的良心在责备她。她想说两句话表示亲热和安慰。可是，她认为，这样做会让他认为她也能犯错误，那就没了规矩。她什么话也没说，带着一颗矛盾的心走开，继续干自己的事情。他在屋子一角闷闷不乐，他的敌人却得意洋洋。他知道，他姨妈在心里已经向他下跪了，他意识到了这一点，郁闷中多了一分满足。他不想露出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打算留意任何反应。他知道，慈祥的目光不时投向自己，恐怕那眼睛里还闪动着泪花。但是他不愿意表示同情。他的脑子里开始想像这样一幅景象：

他得了重病，即将死去。姨妈俯身乞求他说一点原谅她的话。可他把脸扭过去对着墙，到死也没原谅她。啊，她会怎么想呢？

他又想像自己在河里淹死了，让人捞出来送回了家，头发在滴着

水，一颗受伤的心停止了跳动。她扑在他身上，眼泪像雨水一样哗啦啦淌下来，嘴里嚷着，乞求上帝把孩子还给她。她再也不会责骂他了！但是，他就会一动不动躺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，什么表情也没有——成了个可怜的受难者，得到个悲哀的结局。

他被自己的想像折磨得悲哀不已，不得不一连吞咽唾沫，这才避免了呜咽。他的眼睛被涌出的泪水模糊了，一眨眼就涌出眼眶顺着鼻子淌下来。他体会到的悲伤如此甜美，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感情，他不能允许任何世俗的东西破坏这份神圣。这时，他的表妹玛丽蹦蹦跳跳跑进来。自从很久以前在家里住过一个星期后，她已经多时没回家了，走进家门乐不可支，给家里带来了欢乐、歌声和阳光。汤姆站起身，从另一扇门走出去，带走了阴云和晦暗。

他远离男孩子们常去的地方，徘徊到适合自己心境的荒凉野地。一个木排吸引了他，他爬上去，坐在离河岸最远的那一端，冥想着大河的单调和广袤，一时希望给淹死才好，只是最好不要忍受大自然规定的不快。这时，他想起了那朵花儿。他掏出花。花儿不但已经凋零，而且揉得不成样子了。凄凉的幸福感更加强烈了。他真想知道，要是她得知他的死讯，会不会表示怜悯？她会痛哭吗？他希望，她能搂住他的脖子安慰他。可是，她会不会像虚伪的世人一样，冷漠地转身而去？这幅景象带给他痛苦的喜悦实在太强烈了，他一再从头到尾想像着同一幕，直到觉得索然无味为止。最后，他站起身，叹了口气，摸黑上了岸。

时间大约是九点半到十点钟。他顺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走去。到了一所房子前，他停下脚步。这里住着那个受他崇拜的女孩。他仔细倾听，可是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二层楼的一扇窗户上，烛光在窗帘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影子。那个不知姓名的神圣人儿在那儿吗？他翻越篱笆墙，鬼鬼祟祟从花草树木间穿过，站在那扇窗户下仰望，怀着柔情。后来，他仰面躺在地上，双手握着那朵凄惨的朽花。他要这样死去——在冰凉的世界上，头上没有屋顶遮盖，没有慈善的手抹去眉毛上的露水，在巨大的痛苦来临时，没有慈爱的面孔望着他表示怜悯。欢乐的早晨到来时，她会透过窗户看到他。啊！她会将一丁点泪水洒在他没有生命的可怜身体上吗？她会为一个聪明年轻的生命过早地枯萎而叹息吗？

窗户打开了。一个女用人尖刻的声音撕破了神圣的静谧，旋即一盆水哗啦啦地泼下来，把这位有心殉情者的身体淋得透湿！

这位被水浇得透不过气来的英雄猛地跳起来，呼哧呼哧喷着鼻子，以减轻难受的滋味。接着一个石块之类的东西“嗖”的一声向空中飞去，夹杂着一声轻轻的咒骂，随即是玻璃打碎的声音，一个矮小

朦胧的身影翻过篱笆墙，消失在黑暗中了。

没过多久，汤姆便脱光了衣服，准备上床睡觉。他借着油灯昏暗的灯光查看自己湿漉漉的衣裳。锡德醒了，即令他隐隐生出“含沙射影”地挖苦两句的念头，可他认为最好保持安静，因为汤姆的眼睛里闪烁出凶光。

汤姆上床睡觉时省去了做祷告的麻烦，锡德心里暗暗记下了这笔账。

第四章

太阳在平静的世界上升起，照耀在这个宁静的村庄上，像是在祝福它。早饭过后，波利姨妈召集全家来做祈祷。她以几段经文开始，中间以别出心裁的解释做过渡，到了祈祷的高潮，她宣读了西奈的摩西法中一段可怕的篇章。

然后，汤姆打起精神来，背诵他的诗歌。锡德早在几天前就记住了自己该背诵的诗。汤姆集中全部精力，背诵五首诗。他从布道辞中选了五段，因为他实在找不着更短的诗文了。半小时后，汤姆对自己读的东西有了个朦胧的了解，他的脑子与人类思想格格不入，他的双手忙着搞小动作取乐。玛丽把他读的书拿过去，听他背诵。他跌跌撞撞在迷雾中摸索：

“该祝福的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”

“穷人……”

“对……穷人。该祝福的是穷人……嗯……嗯……”

“的精神……”

“的精神。该祝福的是穷人的精神，因为他们……他们……”

“他们的精神……”

“因为他们的精神。该祝福的是穷人的精神，因为他们的精神就是天国。该祝福的是那些忧伤的人们，因为他们……他们……”

“要……”

“因为他们咬……”

“要……”

“因为他们摇……噢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了！”

“要！”

“噢，要！因为他们要……因为他们要……嗯……嗯……要悲伤……嗯……嗯……该祝福的是那些人，因为他们……他们……嗯